



阳光下的 人们

突然，他再不能把它压抑在脑子里了，他的两手垂了下来，在黑暗中他睁大了眼睛。

这一念头从他脑子里滚上了舌尖：

“为什么他们不敲打铁罐壁……”

他转了转身子，怕跌倒在地上，于是登上汽车，回到驾驶室，把头支在方向盘上：

“为什么你们不敲打铁罐壁？为什么你们不喊？为什么？”

突然，整个沙漠都回荡着这喊声：

“为什么你们不敲打铁罐壁？为什么你们不敲打铁罐壁？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巴勒斯坦〕格桑·卡纳法尼 著
郅溥浩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阳光下的 人们

〔巴勒斯坦〕格桑·卡纳法尼 著
郅溥浩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阳光下的人们 / (巴勒) 格桑 · 卡纳法尼著 ; 鄧溥浩译.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075-4900-3

I. ①阳… II. ①格… ②鄧…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巴勒斯坦 - 现代 IV. ①I38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76945号

阳光下的人们

作 者 : [巴勒斯坦] 格桑 · 卡纳法尼

译 者 : 鄧溥浩

策 划 : 杨 平

责任编辑 : 杨 宁 郭俊萍

特邀编辑 : 张国平

出版发行 : 华 文 出 版 社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55

网 址 :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 silkroadlibrary@qq.com

电 话 :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7

责任编辑 010-58336258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印 张 : 7.5

字 数 : 60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75-4900-3

定 价 :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جال في الشمس

غسان كنفاني

前 言

格桑·卡纳法尼，是巴勒斯坦著名作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加沙市。父亲是一名律师，曾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多次被捕入狱。1948年5月，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建立并向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时，十二岁的格桑被迫和亲人一道离开家园。曾先逃亡到黎巴嫩，后迁居叙利亚。中学毕业后，一面在大马士革大学读书，一面在难民营里任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积极投身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1956年他到科威特教书谋生，同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的早期小说《被偷去的衬衫》，形象地描绘了难民营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获科威特短篇小说征文一等奖。从此，格桑就作为巴勒斯坦小说家开始闻名。1960年，他到贝鲁特新闻界工作，当过《安瓦尔报》编辑，写过大量政论文。格桑把自己的全部活动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胞的悲惨遭遇、苦难生活、觉醒、反抗、斗争，是他创作的题材。1963年，他写出了巴勒斯坦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阳光下的人们》。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战败失地的惨痛教训，教

育了巴勒斯坦人民，也教育了格桑。他参加创建“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为争取恢复自己民族的合法权利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武装斗争。他担任“阵线”的主要发言人和机关刊物《目标》的主编。人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他写下的大量作品，正是这一斗争的反映。中篇小说《萨阿德大妈》（1969）塑造了一个朴实动人、坚定勇敢的斗争妇女形象。中篇小说《重返海法》（1969）着重表现了普通巴勒斯坦人的觉醒。此外，他还写有反映游击队员生活斗争的中篇小说《给你们剩下的》，以及《十二号病员之死》《忧伤的柑桔地》《不属于你们的世界》《人和枪》等短篇小说集。还著有《被占区的抵抗文学》一书，论述了巴勒斯坦被占区的文学情况。他曾来中国访问，写过关于中国的游记，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

格桑·卡纳法尼的作品以其强烈的战斗精神和艺术创新，在阿拉伯文学领域独树一帜。他往往将写实与寓意、具体与象征结合起来，从而促使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和事业进行思索。他的作品大多悲怆沉郁。

1972年7月8日被暗杀，成了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文学史上把文学与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献身的范例。

《阳光下的人们》描写三个不同年纪的巴勒斯坦人（代表三代人），各自由于生活所迫，幻想越过渺无人烟的沙漠到所谓的“黄金之国”科威特。由于没有护照，他们不得不在烈日似火的八月天藏在一辆盛水车的空铁罐内偷越边界。由于时间过长，三人全被闷死。小说通过写实与寓意指出巴勒斯坦人消极逃避苦难是行不通的。结尾，作者通过司机之口发出如下问语：“为什么你们不敲打铁罐壁？为什么你们不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冲击沉闷现实的呐喊，是对革命的召唤。小说出版后，震动了阿拉伯文学界。它为巴勒斯坦人民即将开展的武装斗争做了舆论准备。格桑·卡纳法尼的作品已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

中篇小说《重返海法》，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为背景，叙述了一对夫妇到巴勒斯坦被占区寻找从小丢失的儿子，却发现儿子对亲人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充满敌意，双方无法相认和团聚，表现了巴勒斯坦两代人的悲剧。小说还揭示：对于千万万巴勒斯坦人来说，究竟什么是祖国？是已经失去的留在记忆中的东西呢，还是为新的事业所做的斗争？赛义德夫妇正是通过海法之行，认识到这个真理而觉醒。小说通过回忆，对1948年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逃离家园的情景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值得指出的是，小说对普通犹太人做了客观的描写，正确指出造成家庭分离、民族隔阂和敌视的原因并不在他们。表现了作者成熟的思想。

小说基本采用叙述手法写作。由于描述真实、情节感人，小说被介绍到许多国家，还被改编成戏剧，在阿拉伯国家和欧洲一些城市上演。1981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花费巨资拍摄的第一部故事影片，就是《重返海法》。



阳光下的人们 / 001

艾布·盖斯 / 003

埃斯阿德 / 013

玛尔汪 / 021

交 易 / 031

路 途 / 039

太阳和阴影 / 051

坟 墓 / 061

重返海法 / 065

一 / 067

二 / 075

三 / 083

四 / 093

五 / 099

阳光下的人们

艾布·盖斯

艾布·盖斯把胸脯贴在潮湿的土地上，大地在他身下战抖。一颗疲惫的心脏的跳动透过粒粒沙土传播到他全身各处……每当他把胸脯贴到地面上时，他都能感觉到这一跳动，就像在那遥远的地方他第一次这么做以来，大地的心脏就一直在从火狱的最深处为自己打开通向光明的艰难道路。有一次，当他在那里，在他已经离开了十年的土地上，对与他合耕的邻居说起这话时，邻居嘲笑他说：

“你把胸口贴到地面上时，听到的是你自己心脏的跳动。”

这真是胡说八道！那么那气息呢？那使人神清骨爽的气息呢？每当他卧倒在大地上，吸闻着它的气息，就会感到他是在吸闻着他那刚洗完冷水浴的妻子的头发。这正是她的气息，一个刚洗完冷水浴的女人的气息，她把她潮湿的头发铺撒在他脸上……同样的心脏跳动，就像你用两只温柔的手捧着一只小鸟……

潮湿的大地——他在想——一定是昨天下雨了……不，昨天没下雨！现在除了炎热和风沙外，天空什么也不会赐予！难道你忘了？你忘了吗？

他翻过身来，躺在地上，两手抱着头，仰面望着清澈明朗的天空，

一只黑色的鸟儿独自在高空翱翔。他不知怎么蓦地感到一阵难受的孤寂，差点儿哭了出来……不，昨天没有下雨。现在是八月，你忘了吗？那个通向天际的道路就像是永恒的黑暗，你忘了吗？鸟儿仍旧在独自飞翔，像是万里晴空中的一个黑点……现在是八月！那么为什么大地这么潮湿呢？这儿是海口！你没看见它在你身旁一望无际地延伸开去吗？

“当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合时，就构成了一条河，这就是阿拉伯海口，从巴士拉不远处一直流向……”

他记起了满头繁霜、瘦骨嶙峋的赛利姆老师不止十次地高声对站在黑板旁的一个小孩这么说着。那时他正经过村里的这所学校……他站在一块石头上，从窗口向教室里窥望——赛利姆老师站在小学生身旁，挥动着他那根细木棍，高声说道：

“当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小孩儿吓得发抖，班上的其他孩子却在下面不停地窃笑。他伸出手，用指头弹了弹一个小孩儿的头，小孩儿回头看着他，他从窗外探问：

“怎么回事？”

那孩子笑了笑，低声回答：

“小笨蛋！”

孩子扭过头去。他跳下石头，继续赶路，赛利姆老师的声音仍在后面回响：

“当两条大河……”

当天晚上，他看到赛利姆老师坐在村长的办公室，抽着水烟袋。他是从雅法被派到这个村里给孩子们上课的，他已经做了很久的教学工作，以至“老师”这个词已经成为他名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天晚上在办公室，一个人问他：

“主麻日你将带领人们礼拜，是吗？”

赛利姆老师直截了当地回答：

“不，我是老师，不是伊玛目。”

村长对他说：

“有什么区别？我们从前的老师就是伊玛目。”

“那是私塾老师，我是学校老师。”

村长固执地问：

“有什么区别？”

赛利姆老师没有回答，目光透过镜片射向每一个在座的人的脸，好像在求救。但所有在座的人对这个问题都像村民一样糊涂。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赛利姆老师清了清嗓子，平静地说：

“是这样，我不会做礼拜。”

“不会做礼拜？”

全体在座的人都咆哮起来。赛利姆老师再一次肯定地说：

“我不会！”

在座的人互相交换着吃惊的眼色，然后目光落到村长的脸上。村长感到应该讲点儿什么，于是不假思索地问道：

“那你会什么呢？”

赛利姆老师好像预料到这一问话，他站起来迅速地回答：

“会很多东西，比如说我枪法很准……”

他朝门口走去，又回过头来，瘦削的脸在战抖。他说道：

“如果敌人来进攻，就把我叫醒，我可能有些用处……”

瞧，这就是十年前赛利姆老师谈过的海口！瞧，他现在就俯卧在这远离自己村庄和赛利姆老师的学校已有数千日之久的数千里远的地方。赛利姆老师，愿安拉保佑你！愿安拉保佑你！无疑，当安拉让你在可怜的村庄落入犹太人之手的前一天晚上死去，你是受到他的恩宠的。

仅仅一个晚上，啊，安拉！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主恩吗？是的，人们曾经把你安葬，对你的死表示惋惜……但不管怎样，你毕竟待在那儿，待在那儿！你不曾受到屈辱，你保持了晚年的情操。啊，愿安拉怜悯你，赛利姆老师！瞧，假如你还活着？像我一样穷困，也会像我现在这样吗？你会双肩担负起全部生活的重压，跨越沙漠，跑到科威特去寻求糊口之食吗？

他坐起来，两肘支在地面上，又一次看着海口，好像过去不曾看见过一样。那么，这就是阿拉伯海口了。

“宽阔的河道，里面行驶着满载椰枣和麦秸的轮船，就像城镇中央一条跑着各种车辆的大道……”

那个晚上，当他问儿子盖斯，阿拉伯海口是什么时，盖斯立即这么答道。

他本意是想考考他，但盖斯迅速地大声回答了，并且还说：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我们教室的窗口……”

他瞧了瞧妻子，她笑了起来。他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慢吞吞地说：

“我早就知道……”

“不，你过去不知道……你是今天站在窗口才知道的……”

“好吧！我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要紧呢？难道天会塌下来吗？”

他妻子用眼角瞥了他一下，随后说：

“去，盖斯，到别的房间玩去。”

当房门在孩子身后关上后，她对丈夫说：

“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些。孩子很好，他知道这些，你干吗要使他难过？”

他走近她，用手摸摸她的肚子，低声说：

“什么时候？”

“七个月后。”

“呃……”

“这次我们要个女孩儿……”

“不！要个男孩儿！男孩儿！”

她生了个女孩儿，他把她叫作哈桑娜。孩子生下两个月就死去了，医生皱着眉头说：“孩子太瘦了！”

这件事发生在他离开村子一个月之后，在远离战线的另外一个村子的一所旧房子里。

“艾布·盖斯，我觉着我要生了！”

“好的，好的，安静些。”

他心里在想：

“但愿女人怀一百个月胎再分娩！现在是生孩子的时候吗？”

“啊，主啊！”

“怎么啦？”

“我要生了。”

“我是不是去叫个人来？”

“叫欧麦尔他妈来。”

“现在到哪儿去找她呢？”

“把枕头递给我……”

“我到哪儿去找欧麦尔他妈？”

“啊，安拉……给我垫高点儿，让我靠着墙……”

“你不要老动，我去找欧麦尔他妈……”

“快……快点儿……啊，安拉！”

他跑了出去，刚关上门，就听到婴儿的哭声，于是他返回来，把耳朵贴在门板上……

海口的咆哮声，水手们的大声吆喝，晴朗的天空，一直在空中徘徊飞翔的黑鸟……

他站了起来，抖掉身上的泥土，望着大河……

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感到孤寂和渺小，他用手捂住满是胡须的下巴，从脑子里抖去那像蚂蚁堆似的烦乱的思想。

只有在这海口的后面，才有着他得不到的东西。

那儿是科威特……这块一直在他脑子里像梦幻般的地方，肯定是存在的。那儿有石头、土地、水、天空……不！不会像他变得呆滞的脑子所想象的那样，那地方肯定有大街、小巷、男人、女人和在树林中乱跑的儿童……不，不，那儿没有树木……他的迁移到那儿当司机并带回来几口袋钞票的朋友赛尔德说过，那儿什么树也没有……树木只存在于你自己的脑子里，存在于你那疲惫不堪的僵滞的脑子里。艾布·盖斯……过去你曾有过十株粗大的橄榄树，每年春天都给你带来好处……科威特可没有树。赛尔德是这么说的，应该相信赛尔德，虽然他比你小，可他比你懂得多，所有的人都比你懂得多。

过去的十年，除了等待，你什么也没有做。这漫长的饥饿的十年只使你相信，你失去了你的果树、房子、青春、村庄和所有的东西……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你却像只老狗一样，蹲在简陋的房间里。瞧，你在等待什么呢？要从你房间的顶棚上发掘出财宝来吗？你的房间？它不是你的房间……一个高尚的人对你说：“住在这儿吧！这就是一切。”一年以后对你说：“腾出半间房来。”于是，你在你和新来的邻居间挂起了打上补丁的破麻袋片……你一直蹲在家里，直到赛尔德来找你，他触动了你，就像要变成奶酪的牛奶经受着猛烈的震动一样。

“你要是到了海口，就很容易去科威特了。巴士拉到处都是把人从沙漠偷运过去的向导，你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呢？”

他妻子听了赛尔德的话，抬头望着他俩的脸，又继续哄着孩子。

“这是难以保证后果的冒险。”

“难以保证后果？哈哈！艾布·盖斯说难以保证后果……哈哈！”

赛尔德转向她，说道：

“听你丈夫说了些什么吗？难以保证后果？好像生活跟喝牛奶一样！他为什么不像我们那样去干？难道他比我们好过……”

她没有看他一眼，他也希望她不那样做。

“你很满意这儿的生活吗？已经过去十年了，你像个叫花子似的活着……不该这样子！”

“你儿子盖斯什么时候能再上学？明天，另一个将长大，你拿什么给他呢？你没有……”

“好啦！够啦！”

“不！不够！不该这样子！你现在负担着一大家子，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喂，你的意见怎么样？”

赛尔德转向艾布·盖斯的妻子，她一直沉默不语。他在想——明天另一个将长大……他开口说道：

“路程很远，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不能像你们一样行走，恐怕我会死去……”

屋里没一个人说话，妻子仍在哄着孩子。

赛尔德不再那么强求了，但那粗犷的话音还在他脑子里轰鸣：

“你会死去？哼！谁说那不比你现在的生活还好点儿？十年来，你总是希望回到你一度拥有十棵橄榄树的那个村子去……你的村子！哼！”

他转向妻子：

“你看怎么样，盖斯他娘？”

她望着他，低声说：